

本期人物

张树金



张树金，重庆石柱人，毕业于重庆河运学校并留校工作，党校法学研究生学历。1993年调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先后在渝中、璧山、南岸等地任职，现为重庆市公安局公安英烈基金会会长、一级警务专员。2015年起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已先后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散文等作品80余篇共计20万字左右。其中，《初探景田村》荣获重庆法治报主办的首届重庆法治文学征文大赛一等奖，《西沱古镇的儿时记忆》《下浩老街的神韵》《故宫文物南迁重庆的缘分之旅》三篇作品连续三届获得重庆晚报文学奖。

消息树

张树金散文集

《走出黎明》分享会举行



1月9日，张树金散文集《走出黎明》（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新书分享会在重庆举行，来自重庆文学界的100余位作家、学者等齐聚一堂，共话散文创作的生活根基与精神内涵。本次分享会由中国散文学会指导，重庆市作协散文创委会、重庆市散文学会、重庆晚报、重庆法治报主办。

《走出黎明》收录了张树金近年来创作的50余篇散文，分为“悠悠璧河·岁月沉香”“恋恋南山·坐看云起”“渝中半岛·我的浮光与掠影”“渝州胜游·一路走来一路盛开”“随笔札记·过往皆为序章”五个篇章。作为有着教师、警察双重职业经历的写作者，张树金在繁忙公务之余笔耕不辍，其作品以巴渝大地为叙事主场，既有对璧山、南岸、渝中等地风土人情、发展变迁的真实记录，也有对公安工作、家庭生活、人生感悟的真挚抒发，文字质朴灵动，情感温润深厚。

重庆市作协散文创委会副主任、南岸区文联主席赵瑜表示，张树金在繁忙的工作中之余深耕创作，作品既聚焦公安队伍的创新实践与暖心故事，镌刻警徽背后的时代印记，也展现重庆山水之美与家乡情怀，更饱含对平凡生命价值与尊严的关怀。（罗晓红）

重庆作家

档案

评论

《走出黎明》的问世，是张树金游刃有余道法自然的佐证，在同名的这篇散文里，我看见他更为宽广更为遥远的路程。这篇散文与他发在重庆晚报的处女作《清晨，我在璧南河跑步》是姊妹篇，都是写跑步，我更喜欢后者，那是因为这篇散文更有寓意，更有张力，它是张树金奋斗在文学道路上的真实写照，虽然“半路出家”，但只要咬紧牙关，一路狂奔，穿过晨雾，走出黎明，那么迎接他的将是曙光和朝阳。

——黄济人（重庆市作家协会原主席）

张树金正从一名优秀的公务员向一名作家迈进。我有个提议，树金除了写散文外，还可以大胆创作小说。他的阅历太丰富了。我本人也是从散文起步，一步一步开始写小说的。因为从非虚构写作到虚构写作，这个成长过程会让你感到幸福，看着一个个人物在你的小说中鲜活起来，你会非常快乐。

——张者（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

张树金的散文，从风姿绰约的字里行间，读出个性鲜明的叙事逻辑、语言风格和精神向度，解构出散文集《走出黎明》艺术价值的三重光谱：烟火人间的鲜活叙事，质朴灵动的语言表达，温润深刻的思想内涵。《走出黎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在我市的散文谱系中占有重要一席，每一篇作品都绽放着绚丽的光彩，堪称“土地的庄稼”“语言的花朵”“思想的果实”。

——王明凯（重庆市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

张树金的作品，拉家常般的摆谈中藏着耐人寻味的讲述，文字能化为影像，引人联想促人思考。张树金走出了写作的黎明，写作的朝晖自然到来。唐朝诗人李商隐曰：“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望断江南岸，朝晖送客心。”期待张树金佳作连连，再给读者以美妙的文字享受。

——王雨（重庆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因为用心，所以入心，这是我阅读《走出黎明》的基本感受。一是在朴实中写人心。没有过多的人为痕迹，而是让作者的足迹、情感、思考像流水一样慢慢流淌，汇细流成溪，汇溪流为河，最终塑造出作家的品格、人格。二是在真诚中见人性。写出人性、人心、人情的多种面相。树金先生的作品不算多，但是每一篇，他都写得用心，努力写出故事的本真，写出人物的精神。

——蒋登科（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认为书中作品有松弛感，整个集子，承载着数十篇散文杂文和文艺随笔，读着这些语言朴实却饱含浓厚生活气息的作品，我跟随作者走过他所熟悉的生活——与工作相关或无关的生活。要看到，即使与工作相关，却绝不死板枯燥，看似“散漫”的文字，轻轻略过岁月，却于留白处引人深思，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松弛感”。在我看来，“松弛感”在散文写作中是一种宝贵的品质。不疾不徐，方能见生活真谛。

——李燕燕（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者张树金拥有警察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为其作品《走出黎明》注入了独特灵魂，他双重身份的和谐共生，经过几十年的潜移默化达到了“道法合一”的境界。此处的“道”，是警察守护正义、洞察人性的职业初心；“法”，是作家锤炼文字、营造意境的艺术手法。张树金以警察的眼力体“道”，见众生苦乐与人性幽微；同时又以作家的笔力传“道”，用文字承载深刻的人生思考，让职业之“道”与文学之“法”浑然一体，妙趣自成。

——宋潇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个人职业积累与思辨能力，与文本中体现的格局、见识是一致的。而《走出黎明》正是作者的职业经历、生活阅历和善学善思的综合体现。作者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在观察中融入自身思考，让寻常题材变得陌生而新鲜。

《我当警察的第一天》《写给女儿的一封信》堪称其中代表作，前者因真实、生动而极具行业代表性与现实感染力；后者表达了父亲对女儿的深爱，同时由父女关系的个体经验上升到对当下家庭代际关系的普遍困惑与思考，由此产生出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撼动人心的力量。

——程华（重庆市公安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树金的散文，有血有肉有灵魂，血肉就体现在细节上。我考察他散文的推进方式，一般使用细节，很少干巴巴地只陈述事件经过。其实，学会使用细节，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细节因其极致的精准、深刻的隐喻或强烈的情感冲击力，而在整个文本中突然“点亮”，这种亮度能够照亮人物、主题乃至整个作品的深度，增强文本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欧文礼（重庆市璧山区作家协会主席）

张树金的散文，叙述娓娓道来，平中见奇，不讲究那么多迂回，不刻意设置悬念，不把精力花在所谓的技巧上，却相当精彩，作者很在意文化表达和格局境界的提升。本书中还有不少作品卒章显志，增强内涵，扩张外延，使文章留有余地，很容易引发有共同经历共同爱好的人共鸣。所谓文字张力，尽于此。

——大窗（重庆市九龙坡区作家协会主席）

这本散文集有三个艺术新质。一是在封存、寻找、突围中构建寻常人的城市叙事。二是用诗意笔墨潜心绘制本土自然史与风物志。三是以至深感情、饱满思想的文本打造折射时代光影的多棱镜。我坚信：树金先生退休后的文学创作更有靶向，更有姿态、更有深度、更有价值！

——周鹏程（重庆市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走出黎明》一书是行走的“别样风景”，十分耐读，也让人发自内心的共鸣。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悠悠璧河、恋恋南山、渝中半岛、渝州胜游和随笔札记。其中前四部分分别写了璧山、南岸、渝中和大重庆，这些地方，是张树金工作、学习、生活或旅游过的地方，通过优雅的文字和饱含的深情，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第一故乡和所有第二故乡以及走过之地的深情厚谊。

——谭岷江（重庆市石柱县作家协会主席）

贺词

晨曦为证，笔墨长明

——贺张树金先生《走出黎明》面世耕夫

《走出黎明》，乃以履痕刻录时光、凭心迹熔铸文字之深情篇章。其名“走出”，意蕴深长——既是警者于漫漫长夜坚守后迎向破晓的从容身影，亦是智者穿越尘世迷雾、追寻精神熹微的沉吟行旅。

谨以绝句一首，聊表贺忱，亦为共勉：

守夜人归曙色前，山河笔墨两相鏖。

长风过峡涛声壮，尽是黎明第一篇。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七律·贺树金先生

许大立

一袭警衣护城乡

丹心墨韵两相长

案头尽取忧黎庶

笔底骋怀写雪霜

豪情驱恶千峰净

浩气扬威九域彰

漫咏华章清风绕

满腔正气自留芳

（作者系重庆晚报原副总编辑）

自叙

某一天，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把大脑中的风暴用文字记录下来。就像学生时代做笔记写日记那样。又一天，我把这些记录串起来一看，觉得她像一篇散文，微信发给黄济人先生。十多分钟后他打电话给我，说要推荐给重庆晚报副刊。结果，仅过了两三天，我的处女作《清晨，我在璧南河跑步》，在晚报副刊头条（2015年10月21日）刊发。我激动的心情像花儿一样开放。

从此我在工作之余，开始创作散文。我有三点体会：

第一、抓住触碰灵感的瞬间下笔。哪怕只有几句话，也要及时把它记录下来。《流年忘返三峡游》，从宜昌上船第一天没找到感觉，当年在河运学校我上船实习三个月，重庆长航客轮往返三峡六趟，牛肝马肺峡等景点记忆犹新。第二天黎明时分，我被叫醒来到游轮顶层甲板上，在七八级大风横扫中，神女峰大长腿闪亮登场，风姿绰约，身上像披着一件睡衣。而绿色的江面出奇的平静，站在船尾看，像一个睡美人，在睡眼惺忪中解开睡衣。很应景，灵感来了，这不正是从船上观三峡美景的优势嘛！

第二、正能量的情怀是写作的内涵，是文章的血液和灵魂。我的经历决定了我有长航情怀、警察情怀、文旅情怀、家乡情怀。西沱古镇改造后我去看了，有些失望，游客不多。联想到初中上街赶场刻下的印记，于是带着几分遗憾和期盼的心情写下了《西沱古镇儿时的记忆》，还获得了重庆晚报文学奖。《回味黑山谷》《金佛山神奇之旅》等文章，都包含有文旅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意。

第三、在学习和思考状态下写作。为了写《纠结》写《从警的第一天》，我把黄主席《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拿出来读了两遍。南岸的那几篇历史素材的散文，写作前，我把几本关于南岸历史变迁的书籍找来学习，还查阅了英国商人立得乐夫人写的开埠日记。思考什么？思考下笔的角度立意和文章的边界底线，比如《故宫文物南迁重庆》一文，我紧紧抓住“安全”二字展开，反映重庆人的担当与智慧，发挥自己分管安全工作的优势。读书之外，访谈同样重要。每写一个地方，我特别注意跟导游司机跟当地居民聊天，打水到井边，现场找感觉。

从学校到公安，从教师到警察，一方面，我发现解决问题的责任，有爱憎分明的特质，刚性的一面很突出。另一方面，散文讲究叙事的逻辑清晰，讲究寓教于乐，讲究哲理，形散神不散。一静一动，一刚一柔，我努力在这两者间寻找共同点和平衡点。

（张树金）